

阎欣宁 ©著

遵义！ 遵义！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遵义！ 遵义！

阎欣宁
◎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遵义! 遵义! / 阎欣宁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033 - 2319 - 5

I. ①遵… II. ①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404557 号

书 名: 遵义! 遵义!

作 者: 阎欣宁

责任编辑: 余天宝

封面设计: 乔 玉

责任校对: 吴信尧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 话: (010) 66531659

E-mail: jfjc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26

印 数: 1 - 10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319 - 5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录

第一章/001	第二章/022	第三章/035
第四章/047	第五章/062	第六章/078
第七章/091	第八章/110	第九章/123
第十章/143	第十一章/165	第十二章/177
第十三章/197	第十四章/209	第十五章/232
第十六章/255	第十七章/279	第十八章/300
第十九章/332	第二十章/353	第二十一章/380
第二十二章/401		

第一章

1 夹竹桃的枝叶被他那绷得不知力度的双手抓掐烂了，一股腥腥的怪味撞入鼻腔，若是桂花树，自然又是不同了。犹士彬没空去想植物与植物的不同，他的意识和魂魄已经暂时飞离了躯壳，像一只夏日扑灯蛾般执著地撞击着灯罩，哪怕寻死觅活呢。他瞪大两只烟灯似的瞳子，想要看清河边橘子林里的那群人，不，不能叫那群人，那分明是一支军队；只有被打散了的军人才能叫“那群人”，而河岸边橘子林里的这支军队，看样子是吃了败仗，却还远没有被打败。何以见得呢？

犹士彬听到河边上有人唱歌，还是个婆姨！

黑夜掩藏起所有的植物、灵魂和躯壳，除了气味和声音。眼下，这两样东西都让犹士彬困惑。除了夹竹桃的气味外，他分明闻到了熟悉的、浓浓的鲜血浆的气味！这是一支战败的军队最清晰的佐证。

还有就是歌声了。

婆姨的歌很是轻声，怕被人偷听了去似的。河水滔滔，浪击崖石，将婆姨的歌声撕成了一片片如絮的浪花：红巾红巾……红……红……

犹士彬的耳朵，能听出法国哈奇开斯重机关枪和俄国佬的水冷式重机关枪子弹在空中飞过的不同声音，却听不出那外乡口音的婆姨唱的一个啥，那调子迷迷的，让人腿杆打软。“红巾？”莫不成出嫁女的一首小调调？

犹士彬本来还拿不定，河边这彪军马究竟是湘军何键的人，还是桂军白崇禧的人？别他妈的是老蒋的中央军吧？王家烈长官和侯之担副军长最不愿意想到的，就是那支江西溃逃出来的共产红军！朱毛红军

赤化了半个江西，闹得黔省也鸡飞狗跳。如果他们进入黔省，也就把中央军和湘军、桂军都拖进来了。挑葫芦卖油，不怕葫芦倒，就怕不稳脚。

不过烧了一个烟泡的工夫，犹士彬就想明白了：眼下河边，不是朱毛红军又是哪个？只有红军，才有这么多的兵婆姨，才有这么多打了败仗还能唱歌的女子……

大名鼎鼎的朱毛，想必就在河边了。犹士彬感到脊背处阵阵发凉。

黔军参谋犹士彬并没有多带人，奉了团长的命令，他只带了几个弟兄换了便衣前来河边侦察。这里，距离湖南和广西交界处都不远。从江西苏区溃逃出来的朱毛红军在湘江同何键的湘军和白崇禧的桂军打得不可开交，连日来王长官家烈的捷报像鸦片灯烧出的泡泡一样在黔地满处飞，长官和弟兄们都乐得像喝足了苞谷酿的烧刀子酒，都说让他们打吧，打得昏天黑地才好呢，最好再加进去老蒋的中央军，要么他们几家灭了朱毛红军，要么朱毛红军打出一条生存通路，前往湘西会合贺龙、萧克。只要朱毛红军和中央军、湘军、桂军不入黔地，从王家烈长官到滇军弟兄保境安民的任务就算达成了。

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犹士彬，家境不坏，父亲是大户人家的账房先生，外带着给人算命，读过几年书的犹士彬入了行伍，当差吃粮，日子原本蛮安逸的，假如不是省界上闹起朱毛红军的话。

河边这支休息下来准备渡河的军队，分明就是朱毛红军嘛！谁说他们在湘江边被打败了？人吼马嘶的，就连兵婆姨还唱歌呢。

什么“红巾红巾”，八成是“红军红军”呀！

犹士彬绷紧的身子瘫了下来。他这支盒子枪的枪口，像支烧完的烟枪，垂了下来。

天娘乖乖！朱毛红军逃出了江西，没进广东，也没去湖南、广西，却一扭头进了贵州。

2 秦娥本来不应该唱歌的，她怎么还会有心思唱歌呢？

刚一见到这条据说属于贵州的河，不，数里之外，秦娥一听到河水奔腾的声音，就难过得又要掉泪。她仿佛重新置身于湘江岸畔，那

条滚滚的湘江啊，流的哪是江水？分明是中央红军官兵身上倾倒出来的血水！没有什么朝阳，没有什么夕阳，满天飞来飞去的敌机扯出来的黑雾和地面炮火燃烧的黑烟，在湘江上空拉起了一道厚厚的黑幔，明亮的天际线被遮蔽得无影无踪，残酷和血腥就发生在这道黑幔之下。红色的江水中，横七竖八漂浮着红军官兵的遗体，难怪休养连年近花甲的徐特立老人站在岸边捶胸顿足，叹道：

“血流漂杵，血流漂杵啊……”

然而，英勇的中央红军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还是突破了敌人的湘江封锁线。

来到河边，过河就算进入贵州了。总卫生部休养连奉命在林子里休息，准备渡河。

秦娥翻遍了挎包和所有兜兜，才翻出一个冷饭团子。

“秦妹子，还有吃的啖？”

听那倒霉的声音，就知道是老苦，夜色中幸而看不见那张多皱的苦瓜脸。老苦是大肚汉，特别能吃，从没有吃饱的时候，只见他向别人讨过吃的，从没见过他给过谁食物。老苦姓古，瑞金老表，从苏区出发时通过苏维埃政府征来的担架夫子，他没有红军的灰布军装，只搞了一顶苏区长汀红军斗笠厂生产的大斗笠，上面四个大红字：工农红军。老古不是为了好看，只是图个方便，大斗笠雨天遮雨，晴天遮阳，坐下来可垫在屁股底下，睡觉可以当枕头。从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没有人手一枪，却绝对一人一个大斗笠。扣上大斗笠的老古，那张孤苦的小脸都快没了，刚四十出头的年纪，看上去沧桑衰老，像五六十岁。秦娥一看到斗笠下老苦那张苦脸就想笑，她说草字头下一个古，那就是苦啊！从那以后，休养连的男女老少，都管担架夫子老古叫“老苦”。

老苦有哮喘病，使大了力气就呼呼喘，上不来气，就像一锅烧不开的水，否则一轮轮的苏区“扩红”征兵也不会漏过了他。老苦不想出这趟担架夫子，可村苏维埃的人不答应，说他不出夫子就要去当兵，老苦这才皱着一张脸，随红军大队过了于都河。他原以为，就像红军每次的行动一样，出去打个转转就回瑞金呢。走出江西地界，进入广西那会儿老苦就不愿再朝前走了，他要回家，家里老婆孩子都等着他呢。休养连哪里肯

放人？全连除了骡马之外，上百副担架呢，光是从中央苏区抬出来的重伤员就有十儿人。湘江一战，又有数名师团级红军指挥员重伤抬进了休养连，其中有红四师师长张宗逊、红十五团团长白志文、红十六团团长李寿轩。当然，“资历”最老的还是老楚。老楚是红一军团的师长，在广昌战役中负的伤，他没有像七千多伤员一样被安置在中央苏区，而是被担架抬上了漫漫西征路。老苦和另一名担架夫子小六九，就负责抬老楚的担架，休养连的政治战士秦娥，正是分派负责老楚这抬担架。

同是担架夫子，小六九好管，老苦难缠。路走多了，老苦叫累；走长了，他要喊饿。为防敌机侦察、轰炸，部队多是夜行军，老苦又讲夜里看不清道儿，要吃鱼吃猪肝才能亮起眼睛……领起夫子钱来，老苦是不肯含糊的。雇来的担架夫子讲好的每天一块银元，天亮前宿营，老苦一定要拿到那块银元，细心掖了才肯放倒自己。秦娥对老苦，又瞧他不起，又有些发憊；又要吓唬他，还得哄着他。过湘江上浮桥那会儿，形势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工兵部队仓促架起的浮桥在红色的血水中沉浮不定，休养连的担架不能徒涉，只能走浮桥。浮桥西岸登岸处的坡道过于陡峭，担架上得慢，一抬抬担架拥堵在浮桥上，一抬担架就是三个人的重量啊！竹木浮桥吃重不起，半沉入水中。而空中不时落下的炮弹掀起巨大的水柱，劈头盖脸地将江水、血水浇下来，令人生生想到了地狱口。桥上的老苦张皇失措，就想把担架上的老楚倾翻到江水中……秦娥急了，朝他吼道：“你敢！老苦，信不信我打碎你的狗头？”老苦这才敛了歪心，老老实实把担架抬到湘江西岸边。上岸的坡道很陡峭，工兵仓促间只挖出一个个台磴，徒手的人一纵身就上去了，抬着担架的人可就显得两条腿不够用了，这也是浮桥上担架堵塞的主要原因。秦娥见此情景，毫不犹豫地伏下身子，跪在泥水里，弓起的腰背做成了一个坚实的台磴。炮弹溅起的泥水和着血浆浇下来，秦娥变成了一块红色的踏脚石。她仰起脸，朝站在浮桥上发愣的老苦吼道：“看什么鬼！快点上岸啊！”老苦醒过神来，一咬牙踏着秦娥的脊背登上了岸，担架上的老楚，摇摇晃晃地也上了岸。

秦娥并不起身，仍伏在桥头，休养连的一个个担架员都踩着她的脊背上岸，一抬抬担架加上人的重量都落在女兵秦娥的背上，直到担架过

完，走在后面的人才拉起她……

听到老苦喊饿，秦娥将冷饭团子掰成两半，给了老苦一半。另一半，她抬起头四处张望，想找到小孟，眼下却不见孟林的踪影。咦，小孟呢？难道掉队了？不，绝不会的，无论谁掉队都有可能，唯独孟林不可能掉队，哪怕她怀着十个月的身孕，哪怕她在野外分娩呢！只要她丈夫老楚还躺在休养连的担架上，小孟就永远不会离开队伍。

“老苦，你看到孟林了吗？”秦娥问道。

老苦顾不上回话，大口吞咽着冷饭团子，好像吃完这顿，不知下一个饭团子在何处。他好不容易咽下去，噎得直打嗝。

“秦妹子，孟林八成跑了吧？”老苦直勾勾地盯着秦娥手上另半个饭团子，满怀期待。

“跑了？跑哪儿去了？”秦娥惊诧。

“还能跑哪儿去？跑回江西了呗。”

“胡说，小孟怎么会当逃兵呢？”

“旁人能跑，孟林怎么就不能跑呢？红军败了，这回真的败了……”

“老苦，你胡说！谁说红军败了？”秦娥瞪起杏眼，如同喷火。“早知你胡说八道，那半个饭团子还不如喂狗呢！”

“秦妹子你说红军没败？过条湘江死了这么多人，你都亲眼瞧见的。”

“咱们过湘江是受了损失，兵马折损十之七八，不过还没有被敌人一网打尽，突破敌人湘江封锁过来的有两三万人，是一个了不起的胜仗……”

“好好好，秦妹子，哥不跟你争，你说胜仗就胜仗。可你说，咱这到底是要往哪儿去？”

“……过了河，就是贵州了。”

“咦，你上次不是同我讲，要去湘西找贺龙，怎么又去贵州了？”老苦的口气不善，好像秦娥骗过他一样。

“情况不是变了嘛，老苦，你不相信我，总该相信首长吧？”

老苦咧咧嘴。“仗打成这个样子，我还相信谁呀？”

秦娥说：“老苦，你需要的不仅仅是饭团子，有空咱好好聊聊，我得

先去找孟大姐。”

秦娥匆匆走开。

孟林在中央机关工作。中央红军从瑞金突围之前，当她得知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下令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挑选随军西征的女同志时，她也找李坚贞报了名，坚决要求跟随主力西征。孟林的丈夫老楚在广昌战役受了重伤，一直未能痊愈。一军团长林彪不舍爱将，坚持要求将老楚抬上，随部队行动。其他同志据此安慰小孟说，既然首长把重伤的楚师长都抬走了，再带上他的婆娘岂不是顺理成章？可是，孟林那时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根本不符合上级规定。随队西征转移的女干部和女兵们，一律要到瑞金梅坑红军医院进行体检，除了验血验尿外，听说还有一部“爱克死”的“光机”，能照出人肚子里的五脏六腑，更别说七八个月的孩子了。中央工农监察部的委员黄长姣，也是一位江西妹子，就是被那“爱克死”的“光机”照出了三个月的身孕，被留下来，未能随队出发，更何况孟林的肚子，倒扣了一口行军锅似的。苏区总工会农工部长刘群先是博古同志的夫人，本来也怀孕了，恰好在九月西征出发前，因遭受空袭头部中弹而流产，于是得以净身上路。孟林去找李坚贞哭过求过，李坚贞虽然同情她，但爱莫能助。她告诉小孟，中央在编队决定人员去留时，有一条原则：“六亲不认”。孟林又去找了罗迈部长，要求参加“编队”，果然也碰了一鼻子灰回来。罗部长板起脸来，以“红军战士铁的纪律”为主题，狠狠训了她一通。失望的孟林并未绝望，她有了自己的主意。出发前那几天，她得空就守在丈夫老楚的床前，一副生离死别的恋恋不舍。

从瑞金梅坑出发那天，兴高采烈集中起来的女红军们忽然发现了孟林的身影，她打起了一个鸡窝大小的背包，那是严格按照上级规定，背装不许超过十五斤的分量。背上的背包与前面挺起的肚子把她整个身子夹在中间，挺滑稽的，可姐妹们谁也笑不出来。列入名册的女兵们，每人领了一袋十斤重的大米，一条毛毯，换洗衣服，还领到了部分生活用品，特别是那个搪瓷牙杯，很神气地绑在牛皮腰带上，而孟林却没有。没有搪瓷杯的孟林标志着她未被列入西行队伍的名册。她所有的，不过是一身灰布军服，还有那个中央红军标志性的竹斗笠；再有

的,就是她决意与红军大队和丈夫老楚生死不离的决心。

非在编的孟林,就这样怀着肚子里的孩子,和红军八万六千将士一步一个脚印,离开了中央苏区。

休养连行军,孟林上路;休养连宿营,孟林也歇了。她人未列入名册,心却与姐妹们跳在一道。当她得知女兵队伍中并非没有怀孕者,比如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邓发同志的夫人陈慧清,都挺着几个月身孕的大肚子行军,这让孟林感到几分欣慰。能生孩子,并不是女人的过错啊。

开始,休养连的连长、指导员都出面劝过孟林:不要这般跟着,怕影响不好。孟林天真的仰起头问道:“我碍我们的事了吗?”她不说“你们”,而说“我们”,休养连的领导就无话可说了。又把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同志找来做孟林的工作,他在休养连专门负责管理女兵。被女兵们称为“董老”的董必武,任苏维埃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年近半百了,每一根胡子里都仿佛蓄满了智慧。董老苦口婆心地劝了半天,孟林仍然天真的仰起头问道:“我碍我们的事吗?”董必武同志一怔,无奈地摇摇头。

倒是休养连的女兵们,无论原先在苏区认得不认得孟林的,都很同情这个执拗的大肚子妇人。女人对怀了孕的女人,有着天然的同情,谁没生过孩子,谁将来又不生孩子呢?由于不在编,每天宿营分配口粮时都没有孟林的份儿,秦娥和姐妹们就从自己那份口粮中匀出一些来,保证孟林不至于饿着肚子。她的肚子里,毕竟还有个快要出生的“小红军”呢!宿营时,若是号到了房子,姐妹们就把孟林安排在里头吹不着风的地方;若是野外露营,也忘不了招呼她莫离得太远。有一天行军时淋了雨,夜晚宿营时,秦娥好不容易生起一堆篝火,所有的姐妹们都围上来烘烤被雨水打湿的衣服,孟林却一个人躲得远远的,不好意思上前。秦娥唤了她几次,她都躲在后头不露面。贺子珍大姐看不过去了,两手挟住湿漉漉的孟林,推到了篝火前,女兵们闪出一个位置。孟林感激地望着贺大姐,毕竟都是女人,都是怀了身孕的女人、女红军,她们的心灵感受更亲近一些。秦娥看到,孟林的眼里,淌出了一行清泪,隆起的肚皮都在一抽一抽的……丈夫老楚重伤呻吟的时候,她都不曾掉过

泪呢。

总算找到了孟林，她仍然一个人躲在一旁，生怕给人家添麻烦。接过秦娥递来的半个冷饭团子，孟林感激地窘窘一笑，什么也没说。

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冷饭团子送了出去，秦娥就觉出自己的饿来。她只得拼命灌水，哄着自己饥饿的肚皮。听着肚子咕咕叫，知道哄不过去。是啊，肚子就像真理一样，咋好哄呢？要说好哄的还是人。饿得难受的秦娥，只好用上当初在江西老家给人当童养媳时的办法，轻声哼起了歌儿：红色红色工农的军，红军红军穷人的心。……

没想到，秦娥的歌声引来休养连女兵的附和。先是蔡畅大姐，用她那好听的嗓音跟上来，然后是李伯钊，这位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的夫人是苏区艺术局局长、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擅长文艺工作，有才女之称。她们两人跟着哼起来，接着是更多的女兵，渐以势大，声如河涛拍岸：红色红色工农的军，红军红军穷人的心。红旗红旗阶级的魂，红区红区革命的根。

正在林子里的董必武同志听到歌声，皱了皱眉头，低声对连长侯政道：“女娃们想家啦。”

没有人出面制止女兵们的歌声，就像没有人制止女娃们想家一样。

林子边上的过道，跌跌撞撞经过的另一支队伍正在渡河，那是三军团的人马。一抬担架，又是一抬担架，还是一抬担架……担架宛如一段段木楔子，把匆匆行进的队伍撑得松散而漫长。

忽然，一阵响亮的大哭声传来，歌声戛然而止。最先骚动的是靠近林子边上的干部团一营，几百顶德国制的钢盔在月光筛落的枝梢间晃动，犹如一地散落的月光碎片。干部团是中央红军的精锐，一营是干部团的主力，全营官兵配备了德式钢盔，仅这“钢帽”就足以令一、三主力军团的弟兄们羡慕不已。这种德式钢盔，是从白军头上缴下的。

号啕大哭的是三军团某团红一连的卫生兵滕冲。部队要渡河，按照军团长彭德怀命令，各团渡河前就地安置重伤员。红一连湘江之战伤亡很大，伤员若分轻重，只能说上了担架的都算是重伤员，而抬担架的，有些本身就是轻伤员。走出江西苏区，失去了根据地，“就地安置”下来的，十有八九死路一条。为这，那个叫滕冲的卫生兵才放声大哭。

他舍不得那些从江西一路突围出来的老表兄弟，他把彭德怀军团长无奈的命令，看作是自己这个连队卫生兵的失职！

团长方圆听到哭声，从河边匆匆赶过来。这是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人，体形精瘦，显得精神干练，裹腿打得纹丝不乱，他一脸怒气。哪怕是犯纪律扇他卫生兵一个耳光呢，他也要止住那晦气的哭声。没想到，还没走到滕冲身边，方圆的双腿猛地被一副担架上伸出的双手抱住了。

“团长，你们真的要丢下我们？”

方圆低头，认出了那是红一连一个十五岁的姓田的小鬼，那是部队十月西征之前在根据地紧急征兵时补进一连连的，当时连枪都没有，扛着根梭镖就跟着部队上路了。过湘江时，不断有人倒下，那小鬼弯下腰，横着竖着摸了好一气，才从水底下摸出一支“汉阳造”步枪，喜欢得什么似的。可他连一枪都没来得及放，就中枪倒在湘江岸边了。小田中的是致命伤，肚肠都打烂了，一路用担架抬着，还留着一口气，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命硬。

方圆对卫生兵的怒气一下子泄得光光的。

“团长，人丢下，这枪你们要带走啵？”小田把那支“汉阳造”紧紧压在身下，只露出黑洞洞的枪口。

“小田，你说呢？”方圆伸手要摸那枪口，却把手摸到了小鬼的头上。大冷的天，那小鬼头上滚烫，发烧呢。“咱们人损得多，枪也损得不少，再说，”他迟疑了一下，“你们重伤员安置下来，也许没枪更方便些……”

团长所有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失去了抵抗和自卫能力，枪支只是个累赘。可是，如果挨过生死一线，伤愈之后呢？团长没说，也许不仅仅是他，不大相信还会有什么“之后”的，“西征”对于湘江之战负了重伤的伤员们来说，已经结束了，他们这批走出江西地界的老表，使命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

方圆动手抽出担架上的步枪，那木枪托上染了不少的血，十五岁的小田的血。

小田呆呆地看着，没有任何异样的表示。他真懊悔死了，没有拿这支枪朝白狗子放上一枪，好歹那也算当红军参加过一次战斗啊！

方圆刚走出几步，小田娃在身后叫道：“团长，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

方圆心中一坠，往哪儿去？别说他这当团长的了，恐怕更高级别的野战军首长也未必知道。

“团长，你得告诉我，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真的不去湖南，要进贵州吗？”

“小鬼，你安心养伤就是，别操那么多心……”

“可我养好伤呢，我上哪儿追部队去？”

方圆心中一阵苦涩，他默默用衣袖抹去木枪托上的血迹，扭头走开了。

小田的声音在身后仿佛带着血沫：

“团长，咱打得这是什么鬼仗哟。”

3 担架，担架，还是担架……

都是些简便担架，两根腕口粗的杂木树棍，稍直些就可以，用不着笔直，横向里固定出人体宽细，用草绳兜了底，伤员躺上去，两人一前一后，抬起来就走。不过，那却是走不远的，需要另预备两名担架兵，两人一组，不时轮换。漫长的队伍中，行李、辎重挑子就不少了，首尾衔接，更多的还是这种简便的担架。

方面站在黑暗的夜色中，心里麻木得如同十二月里寒风刮过的土地，又冷又硬。打了胜仗的部队是由挑夫组成的，打了败仗的部队是由担架兵组成的——是担架兵而不是担架员。看来，湘江之战的惨败，险些断送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这鬼仗是怎么打的？难道红军离开了江西根据地，连仗都不会打了？不，若说不会打仗，那还不是从西征突围开始，而是从年初的第五次反“围剿”，那时的中央红军，就变得不会打仗了，否则怎么会把中央苏区越打越小，最终丢掉了呢？

方面是中革军委（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一局的参谋。渡湘江时，庞大繁杂的军委纵队全靠着主力一、三军团“通道式”的两翼掩护，加上红五军团拼死断后，几个主力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

确保了军委第一、二纵队渡过湘江。眼下,原定往湖南的去路走不通了,可包办军政大权的“三人团”仍抱定要用鸡蛋撞碎石头的决心,仍然要中央红军剩下来的这点残余人马前往湘西,这不是瞎指挥嘛。中央红军剩下的这三万来人到底要往哪儿走?出路何在?他这个军委的作战参谋一片茫然。况且他看出来了,别说他这小小的参谋,即使那些身经百战的高级首长也不知所以。

那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革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在东岸开设了指挥部。三十日深夜,值班的方面拿着刚刚译出的一份加急电报,一溜小跑送到了周恩来手中。电报是在觉山铺到白沙铺一线死死抗住湘军猛攻的红一军团以林彪军团长、聂荣臻政委和左权参谋长的名义发来的。周恩来看着电报,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长长的胡子似乎都在抖动。看完后,他把电报默默地递给了朱德。朱德的神色更加忧郁,甚至读出了声:

“……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过了凌晨,一时半许,方面拿到了朱德总司令下达给各部队的紧急作战命令:“……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以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他让报务员紧急发出。

命令刚刚发出两小时,周恩来又以中央局、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名义给各军团发出电报。电报中的字句令方面热血贲张,他几乎意识到:中央红军的最后时刻到了!电报中的字句,方面只要活一天,便一天也不会忘记: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

“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十二月一日啊!野战军死顶硬抗,部队伤亡惨重,很多部队整建制地打光了,阻击阵地一点点萎缩,两翼的红一、三军团几乎退到了江边……

那天中午时分,博古、李德等中央领导才带着军委纵队赶到江边。

湘江上匆匆架起的浮桥，在敌机和炮火的弹雨下，不时被炸断，工兵浸在染成血色的江水里，冒死抢修。在江边上，跟在周恩来身后的参谋方面见到了方面军老政委毛泽东。从江西出发后，毛泽东身体不好，多是乘担架行军。不过，那天他倒没有坐担架，撑着根树枝当拐杖，孱弱的身子使他的步履显得迟缓，那头长发被寒风吹得有些凌乱。看得出来，毛泽东异常郁闷，他很想对周恩来说什么，话出口，却变成了：“恩来，我们都到了。”大概毛泽东也被周恩来憔悴不堪的疲惫神色骇住了。周恩来似乎也有很多话要说，但也仅仅点点头道：“到了就好，快过江吧。”

那天直到黄昏，军委纵队才全部渡过湘江。

苦苦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面临着更急迫的选择：究竟向何处去？

就在天黑前，部队马上要出发了，方面见到周恩来仍然坐在房间里，面对着桌上的地图闷头苦思苦想，犹如一座凝固的雕像。警卫员小魏已经将行李装上了驮马，正焦急地等着收拾地图呢。小魏不敢去催，只得请方参谋出面。方面蹑手蹑脚走进门，站在了周恩来身后，却勇气顿失，也不敢轻易开口。周恩来过湘江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面对紧张的局势，他的神情愈发凝重，就连蓄起的长长胡子，似乎都有些白了。方面记得，从上午进来送报告时，周恩来就是这个姿势，一点没变，甚至连午饭都没吃。

周恩来听到身后轻轻脚步声，连头都没回，轻声说：“是伯承同志？”

方面一愣。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就被李德发落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去了，周副主席怎么到现在还惦记着他呢？

“报告周副主席，是我，方面……”

周恩来回过身来，仿佛不认识似的，仔细瞧了瞧方面。就这一眼，已令方面大吃一惊。短短半天工夫，周副主席神情憔悴，往常明亮的眸子恍惚暗淡，犹如重疾缠身。

“哦，方参谋，有什么事吗？”

“周副主席，部队出发了。”

“哦，那就走吧。”周恩来面无表情，淡淡道。他缓慢地起身离开地

图，带着一脸的茫然，走向了未可知的门外……

回忆令方面心绪更加不安。如果连向来沉稳老练的周恩来副主席都茫然不知所措，那中央红军面临的危险可想而知了。

有人忽然站在方面面前，打断了他的深思，那是弟弟方圆。方圆在三军团当团长，正在组织部队渡河。在他看来，弟弟还是个不懂事的娃娃，却已经带兵打仗了。尽管部队损失很大，方圆却毫发未损，这令方面长嘘了一口气。

“哥，咱们到底要到哪儿去？”方圆没好气地问道。不等方面回答，他又继续抱怨道：“哥，这鬼仗是怎么打的？你们中革军委怎么指挥的？我们三军团什么时候吃过这个亏？听说十八团在湘江边上被包围打散，全军覆灭了……”

方圆的口气同田娃无异，他在战士们面前还硬撑起的团长的架子，那架子在哥哥面前却轰然倒地。

“嘘，你小点声，方圆，红星纵队的首长已经到了河边，部队刚打了败仗，你这当团长的带头发牢骚、讲怪话，不怕影响部队士气？”

各军团在瑞金附近集结，过于都河的那个夜晚，方面遇到过方圆。他悄悄告诉弟弟，军委机关编成的军委第一纵队，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都在这个纵队中，代号“红星”纵队；中央局机关、苏维埃政府机关、军委后勤机关、工会、青年团、卫生部门等编为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

“士气？”方圆冷笑一声，“怕是火气吧。过一条湘江都快把部队拼光了，几年的老本都蚀尽了，还拿什么本钱‘西征’？我那个团损失太大了，两个营都快打光了，半数的连队剩下个空架子，离开江西老根据地，上哪儿补兵去？”

“好啦好啦，兵越打越少，话越说越多。你快回去掌握部队吧。刚打了败仗，要防止有人开小差，溜回江西去，几个军团都接到了出现逃兵的报告。”

“溜回江西？白匪军占了咱根据地，留下来的家里人还能有个好？咱爹妈和妹子还不知道……”

提到留在家乡的家人，方圆说不下去了。